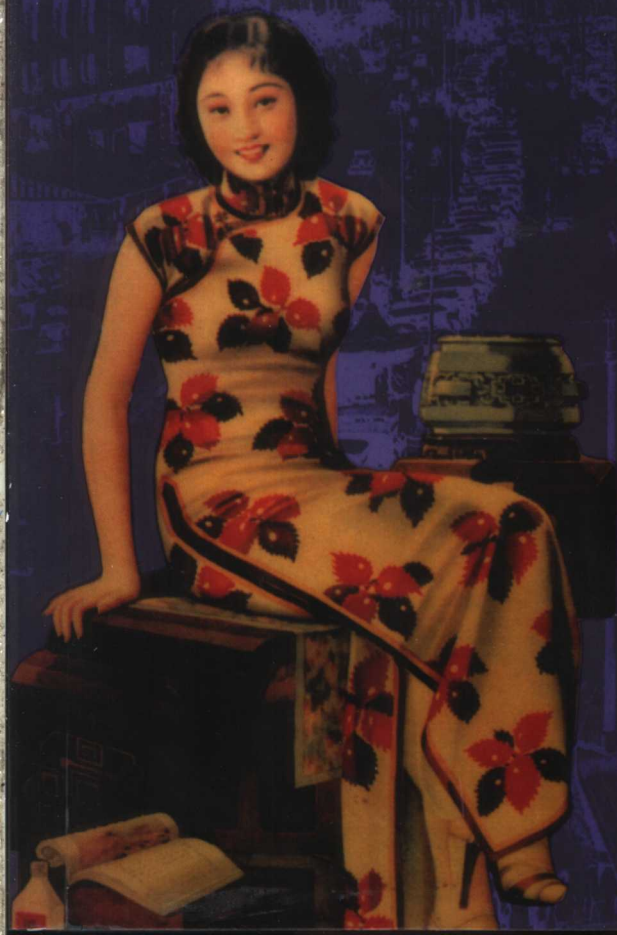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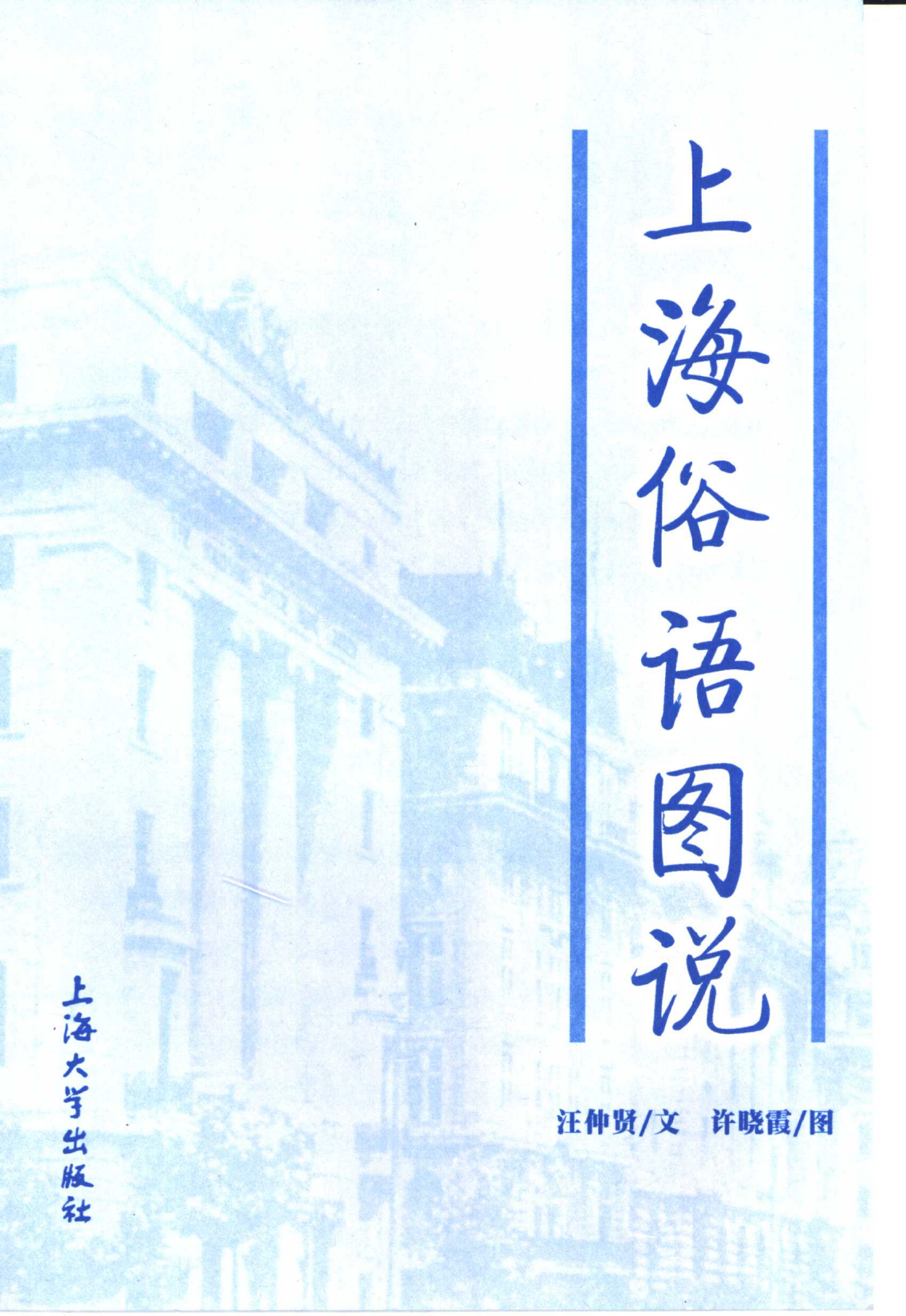
老 上海 俗 语 图 说

汪仲贤／文

许晓霞／图

上海大学出版社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is a faded, light blue image of a classical building facade, likely a university building, with multiple stories, windows, and architectural details. The title is centered vertically between two thick blue vertical lines.

上海俗语图说

汪仲贤/文 许晓霞/图

上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俗语图说/汪仲贤著.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4. 5

ISBN 7-81058-725-0

I. 上... II. 汪... III. 吴语-俗语-上海-图解
IV. H173-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5756 号

责任编辑 范维明 柯国富

封面装帧 谷夫平面设计工作室

上海俗语图说

汪仲贤/文 许晓霞/图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上大路 99 号 邮编 200436)

(E-mail: sdcbs@citiz.net 发行热线 66135110)

出版人: 姚铁军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江苏句容排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6 字数 450 000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100

定价: 28.80 元

出版说明

《上海俗语图说》共收集旧上海俗语二百四十条。此书最早由上海社会出版社于1935年6月出版。

本书的作者汪仲贤先生,在二三十年代就活跃于上海的剧坛和新闻界。此文当时在《社会日报》的副刊上连载。汪仲贤(1888—1937),一说是(1883—1937),安徽婺源人(今属江西)。早年在上海民立中学读书,五四时期与茅盾等进步作家组织民众戏剧社,还积极从事新型小报的编辑和撰述。他的较有影响的作品有《我的俳优生活》、《倒灶室笔谈》、《恼人春色》等。此书的插图由当时著名漫画家许晓霞所配,插图极具特色,为文章增色不少。

《上海俗语图说》是一本解说旧上海十里洋场中下层社会俗语切口的读物。语言不仅是人们交流的工具,也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反映。俗语作为语言的一部分,它更具有流传性。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有些俗语被渐渐地淘汰,有些俗语仍被承继了下来。

今天之上海是昨天之上海的延续和发展。当然,今日之上海与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已不可同日而语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上海已日益成为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为国内外所瞩目,许多有识之士纷至沓来。他们希望熟悉上海、了解上海、贴近上海,而本书则可从另一侧面了解旧上海的风土人情,从而更深切地了解今天的上海。这就是我们编辑出版此书的旨趣所在。



此次出版,我们对原稿中一些明显有错的字作了修改,基本保持原貌。在版式上,为方便现在读者阅读,我们把直排本改为横排本,并在书前加了目录,特此说明。

编 者
2004 年 5 月

目 录

一 拿摩温	1	二七 燕子窠	53
二 白蚂蚁	3	二八 揩油	55
三 陆稿荐	5	二九 拖车	57
四 洋盘	7	三〇 小皮夹子	59
五 放白鸽	9	三一 两头大	61
六 点大蜡烛	11	三二 仙人跳	63
七 脚碰脚	13	三三 吹牛皮	65
八 走脚路	15	三四 老蟹	67
九 烂香蕉	17	三五 滚蛋	69
一〇 花瓶	19	三六 赶猪猡	71
一一 大人物	21	三七 郎中	73
一二 无线电	23	三八 扒灰	75
一三 斩咸肉	25	三九 吊膀子	77
一四 桂花	27	四〇 老枪	79
一五 剥猪猡	29	四一 吃血	81
一六 开房间	31	四二 瘪三	83
一七 小先生	33	四三 姊妹淘	85
一八 么二	35	四四 拖油瓶	87
一九 长三	37	四五 出锋头	89
二〇 十三点	39	四六 老头子	91
二一 明星	41	四七 野鸡	93
二二 解板	43	四八 拍马屁	95
二三 开方子	45	四九 拉黄牛	97
二四 白板对煞	47	五〇 孵豆芽	99
二五 皇后	49	五一 黄包车	101
二六 拆姘头	51	五二 捉蟋蟀	103



五三	蜡烛小开	105
五四	拆白党	107
五五	板面孔	109
五六	拉皮条	111
五七	华容道	113
五八	跳老虫	115
五九	皮郎头	117
六〇	抛顶躬	119
六一	秤臭猪头	121
六二	镶边	123
六三	粢饭团	125
六四	么六夜饭	127
六五	赤老	129
六六	肉弄堂	131
六七	快马	133
六八	雌老虎	135
六九	摆堆老	137
七〇	潞浴	139
七一	电灯泡	141
七二	放鹞子	143
七三	打印子钱	145
七四	磨镜子	147
七五	猪头三	149
七六	鸭屎臭	151
七七	劈把	153
七八	红头阿三	155
七九	十三块六角	157
八〇	捐钢叉	159
八一	人家人	161
八二	放生意	163
八三	搭壳子	165
八四	垃圾马车	167

八五	种荷花	169
八六	烂浮尸	171
八七	碰和台	173
八八	三光	175
八九	三脚猫	177
九〇	打弹子	179
九一	小房子	181
九二	打图书	183
九三	鬼迷张天师	185
九四	戳壁脚	187
九五	过期票子	189
九六	打花会	191
九七	关亡讨口气	193
九八	外国火腿	195
九九	着棋	197
一〇〇	勿要面孔	199
一〇一	开天窗	201
一〇二	郎德山	204
一〇三	起码人	206
一〇四	装笋头	208
一〇五	叫化子吃死蟹	210
一〇六	顶山头	212
一〇七	领港	214
一〇八	一拓糊涂	216
一〇九	地鳖虫	218
一一〇	放野火	220
一一一	夏侯惇	222
一二二	老爷	224
一一三	寡老	226
一一四	吃豆腐	228
一一五	吃牌头	230
一一六	捐木梢	232

一一七	打秋风	234	一四九	扛皮	299
一一八	养小鬼	236	一五〇	吹横箫	301
一一九	撬照会	238	一五一	自扳砖头自压脚	303
一二〇	黑漆板凳	240	一五二	打回票	305
一二一	搭架子	242	一五三	抖乱	307
一二二	板板六十四	244	一五四	曲死	309
一二三	掉枪花	246	一五五	白虎	311
一二四	吞土皮	248	一五六	叉鱼头	313
一二五	放笼	250	一五七	穿扇面	315
一二六	文旦壳子	252	一五八	出后门	317
一二七	眼眼调碰得着	254	一五九	老虎党	319
一二八	樱桃	256	一六〇	坍台	321
一二九	死人额角头	258	一六一	老虎头上拍苍蝇	323
一三〇	攒纱帽	260	一六二	饭桶	325
一三一	邱六桥	262	一六三	偷鸡勿着蚀把米	327
一三二	黑吃黑	264	一六四	翘辫子	329
一三三	跌囚牢	266	一六五	电车路	331
一三四	小扇子	268	一六六	(一)牵丝攀藤	333
一三五	三只手	270	一六六	(二)牵丝攀藤	335
一三六	解煤头	272	一六七	陌生人吊孝	338
一三七	干血癆	274	一六八	狗皮倒灶	340
一三八	藏黄鱼	276	一六九	吃五梅花	342
一三九	捧角	278	一七〇	雪茄烟	344
一四〇	敲竹杠	280	一七一	识相	346
一四一	朝阳麻子	282	一七二	捞锡箔灰	348
一四二	翻戏	284	一七三	黄三河阵	350
一四三	娘舅家	286	一七四	杨树头	352
一四四	天晓得	288	一七五	牛奶棚	354
一四五	蹩脚生	290	一七六	酥桃子	356
一四六	吃斗	292			
一四七	活招牌	294			
一四八	驼子跌跟斗	296			

上	一七七	死蛇迸	358	二〇九	一只袜	428
海	一七八	崇明人阿爹	360	二一〇	海外大奇谈	430
俗	一七九	鬼操皮	362	二一一	额角头	432
语	一八〇	叫句子	364	二一二	定头货	435
图	一八一	跑弄堂	366	二一三	急令牌	437
说	一八二	把脉	368	二一四	豁边	440
	一八三	吃精麻子	370	二一五	吼狮	443
	一八四	药水铃	372	二一六	零碎伯伯	446
	一八五	仙人碰仙人	374	二一七	黄熟梅子	448
	一八六	马马虎虎	376	二一八	勿领盆	450
	一八七	白脚花狸猫	378	二一九	横竖横	453
	一八八	过桥拔桥	380	二二〇	私裤子	456
	一八九	玉皇大帝	382	二二一	摆拆字摊	458
	一九〇	谢谢一家门	384	二二二	滚钉板	460
	一九一	脱底棺材	386	二二三	跟屁头	462
	一九二	乱嗅大麦头	389	二二四	卖野人头	465
	一九三	阴阳怪气	391	二二五	纣王	467
	一九四	卖羊三千	393	二二六	呖手洒锣	469
	一九五	勿杀头	396	二二七	唱滩簧	471
	一九六	捞横塘	399	二二八	背娘舅	474
	一九七	棺材里伸手	401	二二九	黄绿	477
	一九八	拆空老寿星	403	二三〇	勒杀吊死	480
	一九九	胡桃肉	405	二三一	一对大拉酥	483
	二〇〇	卖面孔	408	二三二	捏鼻头做梦	485
	二〇一	老调	410	二三三	打朋	487
	二〇二	如意算盘	412	二三四	鸭脚手	490
	二〇三	牛牵马绷	414	二三五	象牙肥皂	492
	二〇四	鬼头关刀	416	二三六	阿木林	494
	二〇五	吊人中	419	二三七	一窝蜂	497
	二〇六	吃屎忠臣	421	二三八	泰山	499
	二〇七	对百筋	423	二三九	卖麻糕	501
	二〇八	尖头把戏	426	二四〇	辣底蹦	503

NO 1.

一 拿摩温



上海是一个特别区域，一切行政习惯，都与世界各地不同。这特区之所以能存在于世间，就根据那几条《洋泾浜》章程，所以“洋泾浜”三字，是与上海历史最有关系的地名。

因为上海是一个特别区，所以样样东西都带几分特别色彩言语是沟通人类意见的工具，除非是哑巴，人生不可以一日无此君。而特区之所以形成，就为了华洋杂处的缘故，既然杂处，就不能不通言语。但是中国话，洋人不懂，洋人说话，中国人不懂。华洋之间，欲交换意见，不能不特备一种特别言语，专在特区通行。而那时既无英语专修学校，又无留学生教授英文，只得用口授的方法，传播了一种特别洋话，叫做“洋泾浜话”，表示这种言语是专在洋泾浜一带应付洋人的。

“洋泾浜话”是从英语转译出来的，但是真正的英国人到了上海，也要从师学习几个月“洋泾浜话”，才能与中国人通话。这洋泾浜话的特别也可想见了。正像说笑话一样：“你说的外国话，外国人都听不懂的。”

所以外国人把“洋泾浜话”叫做“鸽子英文”Pigeon English。

“拿摩温”是“洋泾浜话”之一，Number One 的译音，原意是“第一”。但在洋泾浜话文中，却有许多别解，例如：“洋行里的拿摩温”，意谓洋行首席，用以代表大班。又如：“寡老照会拿摩温”，是说女子的面孔好看。“格党麻子拿摩温”，是说此人真不错。

“拿摩温”三字，样样加得上去，已变成一切赞美的总形容词了，如果要将这字编入字典便有两种注解：

(一) 首席。

(二) 盖世无双。

在《华英初阶》尚未输入上海以前，上海人学英语，有一种洋泾浜歌诀，念背更是流利，待我顺便背几句出来，以博阅者一笑。

来是“康姆”去是“谷”，廿四铜钿“吞的福”，是叫“也司”，勿叫“拿”，如此如此“沙咸鱼沙”So and so，真崭实货“佛立谷”，靴叫“蒲脱”，鞋叫“靴”，洋行买办“江摆度”，小火轮叫“司汀巴”，“翘梯翘梯”请吃茶，“雪堂雪堂”请依坐，烘山芋叫“扑铁秃”，东洋车子“力克靴”，打屁股叫“班蒲曲”，混账王八“蛋风炉”，“拿摩温”先生是阿大，跑街先生“杀老夫”，“麦克麦克”钞票多，“毕的生司”当票多，红头阿三“开泼度”Keep door，自家兄弟“勃拉茶”，爷是“发茶”娘“卖茶”，丈人阿伯“发音落”。

注意：洋泾浜歌诀，须带甬音，始能合韵。

二 白 蚂 蚁



蚂蚁的颜色，人人知道是红黑混合的棕色，即使在博物院里，也未见过白色的蚂蚁。但在上海社会里，却时常看见白蚂蚁的行踪，这不一定是上海的特产，不过上海的产量比别处格外丰富罢了。

据博物君子说：“白蚂蚁常产生于人家屋梁庭柱间，他们的公馆，建设在木头深处，以后就在里面传种接代，殖民地愈拓愈广，凡有木料的地方，他们都能占领，在占领区内，建筑公路，开辟得四通八达，不使交通上有一点障碍。”

他们的食料，就是土产木屑，用不着到外面来运洋米，或美麦，进去充粮草，尽能在暗中秘密工作，所以房屋被他们侵蚀空了，住在里面的人还是不知不觉。

他们的工作很精巧细致，能将合抱大的栋梁，吃得单剩外面一层薄皮，肉眼看了，依旧完好如故，人家不识内中巧妙，还是欢天喜地的住在屋里，不幸起了一阵狂风，华堂大厦，看似坚固，竟比豆腐架子还要轻飘，霎时梁崩栋折，就会坍成一片平地，屋主压死在里面，到了黄泉路上还是一个糊涂鬼。古人说：“蜂蛋有毒”，确是不错，白蚂蚁虽是小东西，却有“拆人家”的力量，所以大家见了它，都有些“谈蚁色变”。

白蚂蚁既有拆人家的本领，世俗便利用他来做一种专营拐卖人口事业的代名词，俗语又叫他们“蚁媒”。

做蚁媒的以妇人居多，男人多半不很出面，只在暗中奔走活动；因为妇人容易取信于人，即使破案，也能减等判罪。

男人中白蚂蚁圈套者，以经济人为多，大概因为辛勤半世，手里略有积蓄，急于要想娶妻成家，或因中年丧妻，家务无人料理，要想娶一个续弦，只要吐出一口口风，自有人来做媒，或托邻居介绍，或走二房东门路，你要何等样人物，他们夹袋里都有存货，任凭挑选；未进门的时候，事事省俭，件件迁就，但等女人娶了进来，那就是白蚂蚁钻进了正梁，非把全部房屋蛀空不可了。

白蚂蚁兼营进出口两项生意，以上所述，是出口生意。至于进口货色，专从诱拐乡间贫苦妇女中得来，也有夫妇间偶生口角，妻子赌气出外，中途遇见蚁党，将她骗了去，留养三五日就能转卖出去，本人被卖了还莫名其妙。他们的术语，叫做“开条子”。

近年来上海工厂发达，内地小家妇女，都想到上海来谋生，蚁媒利用时机，很容易到乡间去拐骗；拐来的货品，也须经过一番挑选，呆笨的就转卖到上海附近，不怕她们翻腔；乖觉的，便贩到大连、福建等远处去发卖。每年受白蚂蚁之骗而陷入黑暗地狱的女子真不知有多少，报纸所载破案寻获的，不过千万分之一而已。他们这种离人骨肉的罪恶，真是擢发难数！

他们不但引诱青年妇女，还兼营拐骗小孩的买卖，十六岁以下的孩子，无论男女，他们都要拐骗，拐了去都贩到厦门、福州一带去销售。这班东西，近年来更为活跃，我住在法租界辣斐德路一带，时常听得人家走失小孩，邻居有一个养子，已经十三岁了，去年走失，至今杳无消息。大概也被白蚂蚁衔去了？

三

陆稿荐

新式商店，都不设柜台，将货物陈列在玻璃厨内，由顾客到厨旁任意选择。

旧式店铺，货物都深藏在里面，店伙与顾客之间，都隔着一道柜台；商店像防盗贼般防着主顾，而柜台筑得愈高，愈足以显得商店的尊严。

最高的柜台，要算知县衙门里钱粮柜，与典当朝奉坐的柜台。钱粮柜上坐的是老爷，应当要教小的仰面纳税。当铺柜台上面坐的是富翁，也应当教贫民伸长脖子取钱，陆稿荐只是一个小小的肉铺，人家掏腰包买肉吃，为什么大砧墩的高度竟超过钱粮当铺柜，也要教买主仰面奉承那大块头的屠夫呢？

据熟悉肉庄掌故的人说：“古时肉铺砧墩原与普通商店柜台一样高低，因为有一次几个买肉的人，围集在砧旁拣精择肥，他们动手去争肉，适被屠夫一刀下去，砍断了几个指头，险些闹成人命，于是肉庄同行公议，将



砧墩加高,使买肉的人望不见斩肉,免得再肇祸端。”

别的商店,除掉字号招牌以外,还要标明所售何物,如药材店,须标“丸散膏丹”,棺材店须标“圆心血板”;惟有陆稿荐只要一看三字招牌,人家非但不会缠夹作鱼行米店,并且还会误认作咸肉庄,一望而知是卖鲜猪肉的地方。

旧时肉铺,还有什么浦五房、老三珍等市招,近年来新开的肉庄,却无一家不是陆稿荐,陆稿荐三字,原是专名,现在竟变成普通名词哩。

陆稿荐三字,在上海又变成了一句骂人的俗语,骂人陆稿荐,意思就是“此人是陆稿荐里的货色”,陆稿荐里的货色,除了猪猡还有别的什么呢?

四 洋 盘



“花了瘟生钱，还做阿木林”。这就是上海人所公认的“洋盘”了。

要知洋盘的来历，应先懂得“盘”字的意义。

交易所每天有“开盘”“收盘”的行情。商店大减价，也叫“大放盘”。这个盘字，并不是碗盏盘碟之盘，乃是“算盘”之盘。“开盘”就是开始营业，“收盘”，就是收市打烊。旧式商店每晨开了排门以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举起算盘来，叭叭叭的摇上几摇，这就是表示“开盘”了；每晚结账完毕，也要摇摇算盘，就是表示收盘。

后来这盘字渐渐的变成“价额”的意义，譬如说：“某种货物定什么价额”，也可以说是“定什么盘子”。大放盘就是大大的放削价码，所以又叫做“大削码”。

从前商店营业，并无一定价额，虽然门口标着“真不二价”的金字招牌，实际上还是可以七折八扣的；顾客进门，店员先向他上下身打量一遍，再听他说话的口音，如果是客边人，就称他是“客盘”，货物的盘价，未免就要开得太些了。

在三十年以前，中国戏馆的戏单上都标明着“洋人加倍”四个大字。那时候不但是戏馆如此，无论什么生意，遇到了洋人，都要带些竹杠性质，与洋人交易，暗中高抬价额，这种“暗盘”就叫做“洋盘”。客地人初到上海，无商业道德的商店或游戏场中，往往也拿待洋人的手段去对付客人，只要说一声“洋盘”，则一切代价都要照洋人一样计算了。

现在“洋盘”二字已成了一切“外行”的代名词，对于任何事物的门外汉，都能称作“洋盘”。有时候还转一个弯，将盘字当作碟子解释，洋盘便变做“大菜盆子”了。

洋盘之在上海，现在已成凤毛麟角了。别说久住在上海的人，都变成“老鬼”，就是刚到上海来的人，也都“门槛”精透，决不会再做“洋盘”，花冤枉钱；因此，一般人都说上海市面近来十分枯，便是因为没有“洋盘”可照“牌头”的缘故。

但是在倡门中，“洋盘”却还未曾绝迹，不然生意浪的几位姑娘，单靠出几个局，做几个花头，不将喝西北风去？还有什么生路吗？正因“洋盘”死不完，可以开开“条斧”，以资挹注呢！原来“洋盘”见了姑娘，终是“色迷迷”的，而且在姑娘面上花几个钱，也都是情愿的。虽然，他花钱也有他的目的，不过“洋盘”用钱，总不会用在刀口上，只是白花，别想可以达到目的；于是，他愈肯花钱，便愈可显见他是“洋盘”了。而生意浪也在大大地预备欢迎着这种人呢！你想花了钱，还要做“洋盘”，岂不冤而又冤吗？

“洋盘”既然肯花钱，不问钱之该花不该花，总是花个莫名其妙，所以他的钱，决不放在袋里的，至少也是把钱袋倒拎着。而在娼门中对于这种人，便又称之为“洋钿摆在盘里响”，盖言其不把钱放在心上，亦即洋盘之别称也。